

二貨三女婿

從前有個地主老財叫胡員外，他有三個女婿，老大從文，老二習武，老三是個地道的莊稼漢。一日，胡員外過六十大壽。三個女婿相約一起上門拜壽。大女婿是坐轎來的；二女婿是騎馬來的；三女婿是趕著小毛驢來的。

岳父岳母平素就喜歡大女婿和二女婿，見了他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可莊戶人家的三女婿，他們是不太待見的。今天老大老二的到來給他們家掙足了面子，三女婿相比之下就顯得寒酸多了。

岳母聽家來報：三個女婿已經進村了，就挑唆老公，待會兒要好好出個題目難為難為三女婿那個二貨，讓他弄明白老胡家的門檻兒也不是那麼好進的。其實胡員外也早有此意，老婆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

他這邊剛想好了一個題目，那邊女婿們就到了家門口。胡員外在大門前看著小的們下轎的下轎，下馬的下馬，停驢的停驢，他跟著就發了話：“各位愛婿，今天要進家門，須得通過為父的考試，按為父的要求作首詩。作的好，此門為你洞開；作不好，就只能自行打道回府了。老夫提醒你們，到時為父不會執言相留的。”

二女婿性子急，聽了胡員外的一席話，就催促岳父趕快出題。胡員外說：“你們三個只須每人作一首打油詩，詩中要有請站請站，到處亂串，某某一來和快散快散這些詞語，缺一不可，否則就失敗。老大老二聽就知岳父母又在設法難為老三，兩人會意地一笑。老三見了，並沒放在心上。他想，這算啥詩？不就是胡謔八扯嗎，要說要貧，俺還真不含糊。

接下來這事就得從大女婿那兒先開始，只見他朝四處看了看，發現院裡的桃樹上有一群小鳥在噯噯啞啞吵個不休。他心裡一亮，張口就來：“樹上鳥兒請站請站，引來麻雀到處亂串。老鷹一過，快散快散。”話音剛落，家人就叫起好來。胡員外撇著鬍鬚笑了笑說：“很好，可以通過。”然後他轉向二女婿說：“老二家的，下麵該你了。”二女婿這時早就等不及了，他也朝四圍瞄了瞄，看到西邊的打麥場上堆著幾個麥秸垛，垛邊還有老鼠來回跑，於是他也心有所獲，隨口說道：“場上麥垛請站請站，引來老鼠四處亂串。黃貓一來，快散快散。”二女婿當之無愧地也獲得了岳父的贊許和通過。下麵就該輪到三女婿了。他也學著老大和老二那樣欲從周圍去找靈感，可怎麼瞧也沒瞧出個名堂來。正在抓耳撓腮之際，老岳母往門口一杵他立刻腦洞大開，然後順口扯道：“門前岳母請站請站，引來和尚四處亂串。岳父一到，快散快散。”

三女婿的語音剛落，家人就笑成了一團，可岳父和岳母的臉色卻像紫茄子似的難看極了。他們恨不能當即胖揍這貨一頓，可又找不到理由來。這小子完全是按照規定來的，字面

工整，該說的詞句還一個不少。於是，他們只好吃了個啞巴虧。

一群人進了大廳，接著就是為胡員外拜壽。大女婿的壽禮是名人字畫，二女婿的壽禮是金鑲美玉，三女婿帶來了一口袋地瓜。真能胡來，地瓜作壽禮，就連家裡的用人都瞧不上。岳父岳母更是連看都不想看，就讓下人拿到後院去餵牲口了。

席間，幾杯酒下肚，大女婿的興致來了，他想要弄一下文采，就出了個題目，說須用詩來表現一個“快”字，但詩句裡還不能出現這個字，並且詩不對路詞不達意也不行，不切題的或作不上來的，當罰酒三大杯。二女婿問他怎麼個表現法，能不能先做個示範。老大說可以，於是先作詩一首：“夫人水盆丟銀針，我坐轎子去鄰村。來回路程幾十里，歸來銀針還露半根。”岳父聽了拍手叫好，他說好詩，一根銀針在水盆裡還沒落到底，那邊人家早去鄰村打了個來回，確實夠快的。這詩好就好在不提“快”字，卻又表現出了快。妙！妙！實在是妙！

二女婿聽岳父表揚大連襟，他有些不服氣，趕快仿著他也作了一首：“老婆火盆燒雞毛，我騎驢馬去吳橋，來回路程幾百里，歸來雞毛還燃火苗。”二女婿的詩，首先得到了岳母大人的誇讚，她說吳橋是她的娘家，離此地一百多裡路，來回三百里只多不少，這邊雞毛在盆裡還沒燃盡，人家那邊早從吳橋回來了，這簡直快得不能再快了。老婦人言罷，大家也少不了對二女婿進行了贊許和恭維。

下面該三女婿的了，他吭哧了一會子也沒有下文。這時，岳母瞧見他那一副抓耳撓腮的猴相，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可守著小女兒她還不能太過於顯露，深怕傷著她。於是就忍著忍著，誰知後來沒有忍住，竟憋出了個屁。老三聽了立馬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他蹦蹦跳跳笑道：“有了，有了！”這時，大家都支棱起耳朵來想聽個究竟，誰知這二貨又在賣關子。他說：“各位都給我聽仔細了，俺的毛驢保管比兩個姐夫都要快得多，要是比不上他們，別說三大杯了，就是罰六大杯，俺也絕不應轟！”老大老二聽了哪裡肯服，他們齊聲催他：“少廢話！快把你那鳥詩說出來，也好讓大家笑笑話話！”這時只見他站起身來，裝模作樣，搖頭晃腦裝地胡謔道：“岳母放屁在庭前，俺騎毛驢去雲南。來回路程幾千里，歸來她屁眼沒合嚴。”語音剛落，立馬爆棚。一桌子人無不給笑噴了，可這壞小子還不停地追問大家他的毛驢是不是比兩個姐夫的轎子和驢馬快多了。再看老岳母氣得在一旁直翻白眼，而胡員外憋不住也和大家一起笑將起來，一家子笑得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壽宴也就此推向了高潮……

老虎屁股可以摸

大壯在動物園當飼養員，時間久了，那些常人眼中的毒蟲猛獸在他看來與溫順的貓狗無異，按他的話說“就連號稱森林之王的老虎見了他也得俯首貼耳的。”

今年春節，大壯回了趟老家，茶餘飯後像鄰居們吹起“別人說老虎屁股摸不得，哈哈，我偏不信這個邪，我不但敢摸老虎屁股，而且還敢在虎口奪食。”見鄰居們一臉質疑，他竟急了，“來來，我們建一個微信群，等我回去拍幾張摸老虎屁股還有虎口奪食的照片發在群里，到時看你們有句話說！”

春節剛過完，大壯又回到動物園上班，果實在群里發了照片，除了摸老虎屁股和虎口奪食之外，還有一張把頭放進虎嘴裡的。大壯那神氣活現的得意樣子，像極了以前表演雜技的演員。鄰居們紛紛誇他果然勇猛過人，在微信群裡鬧翻了天！大壯老婆見了他發的驚險照片，嚇出一身冷汗，忙打電話呵斥他：“你不要命了是不是，那是老虎啊，搞不好會出人命的！還真把自己當雜耍員了？”大壯聽了哈哈一笑，解釋說“老婆你放心，現在動物園的老虎被關得太久，失去了野性，不會傷人的，況且我每天給它們餵食，時間久了，也喂出感情了。不信我馬上視頻一次給你看看。”不顧老婆的勸阻，打開視頻功能，指著鐵籠裡的一隻睡眼朦朧的東北虎說：“我現在進去給

他餵食”

視頻裡只見他將一塊鮮牛肉扔在虎嘴邊，那東北虎雙爪捧著牛肉，慢慢撕咬。大壯對著視頻說：“接下來，虎口奪食。”便大搖大擺地走過去將東北虎吃了一小半的牛肉奪了過來。那虎低吼一聲，阿蘭嚇得一聲尖叫，險些將手機扔掉。大壯不住安慰，“沒事，沒事，你看這不挺溫順的嘛！”說完將牛肉扔還給老虎，還過去從骨頭摸到虎尾。阿蘭覺得驚險又刺激，連誇老公勇敢。她最近在玩直播，人氣一直不高，苦於沒有良策，此時忽然靈機一動：“如果直播虎口奪食，摸老虎屁股，說不定一下就可以走紅！”

大壯聽了她的想法，一拍大腿，“行，就這麼幹了。”我還有一個絕招沒使呢！阿蘭一聽他的絕招，更加興奮了，第二天就去了大壯的身邊。二人打開直播，手牽手在動物園裡大搖大擺地散步。見前方的草地上臥著幾隻東北虎，大壯牽著手心冒汗的阿蘭，向虎群走去。還沒接近，眾虎便低吼著紛紛避開。他這最後的絕招叫“老虎也望而生畏。”眼見有王者稱號的老虎居然真的望而生畏，阿蘭的直播人氣果然一路飆升。

晚上，阿蘭詢問絕招的秘密，大壯神秘一笑，悄悄說：“自從上次虎傷人被擊斃後。這裡的老虎似乎怕了人，只要見到人，都會躲得遠遠的。我不過是發現了這個細節而已！”

如此愛國

從流水線上下來已近七點，張兵、李能和王毅相約著今晚奢侈一把，去吃魚頭火鍋，實在是平日裡泡面、酸辣粉吃膩了。

火鍋味道十裡飄香，餐桌間穿梭的服務員個個地有材有料，更讓人食指大動，能想的、不能想的都在腦袋裡過了一遍，惹來頻頻白眼，哥仨方有所收斂，各吹了一瓶冰凍啤酒壓下火氣。

酒足飯飽後，舒服地靠著椅背消食兒，點根煙，閒聊起來。

張兵道：“據說最近棒子國又不消停了。”“可不，安了那什麼薩德，對準了咱。薩德，薩德，不就是傻的嗎，哈哈。”李能的話引來一陣嗤笑。

“新聞播了，中方強烈反對。”王毅的語氣裡透著些許玩味。

張兵不屑，說：“光反對有個屁用，咱得做點實事！國家養了咱十多年，也該咱們報效國家的時候了，那有句話怎麼說的，叫亂世出英雄！”

“呵呵，聽你這話有些意思呀？”李能朝王毅遞著眼神，二人都看向張兵。

三顆腦袋湊在鍋底上方，不一會兒，都壞壞地笑開了，李能中氣十足地喊：“服務員，結帳。”

三人飄飄然地走在長街上，向著目的地出發。過街的時候，李能走在前面，側方一司機狂按喇叭

，腦袋伸出車窗，吼：“哎，找死是不是，看不見紅燈啊？”李能被喇叭驚得耳朵疼，轉頭看去，一現代，頓時火冒三丈，大吼：“靠，賣國賊！”兩步走上前，一腳向車頭踹去，奈何酒喝多了，腿軟，幹不過車頭，跌倒在地。司機剛想下車去揪住這小子狂揍一頓，看又走上來兩人把那小子扶起來，一邊挽著袖子。瞧這陣勢，司機趕緊拉緊了車門，一腳油門跑遠了，尾氣裡傳來一句話：“今兒爺饒了你。”李能沖著車屁股，豎起中指：“孫子。”

目的地——樂天超市已在眼前，三人昂首相踮胸地走了進去。

先探看攝像頭，避著穿工作服的，然後兩人掩護，一人下手，先下手了幾塊糕點，隔著包裝袋捏碎了，再給攔回去。一路著從這個購物架，到那個購物架，手下動作是越來越順暢。李能突然喊出了聲，“靠，這個捏不動！”趁購物架兩邊沒工作人員，張兵看了下李能手裡的東西，一巴掌就拍過去，了，“認不認識字？這是夏威夷果！”“怪不得整不碎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李能哪裏敢放回去。

超市已發著結束購物通知，然而三人愛國主義的行為卻還在興頭上。超市工作人員已開始逐一提醒還在購物的人，於是，各拿了一些冷凍食品到收銀台結帳。當收銀員掃完了條碼讓付錢的時候，各人自在的地掏一下褲兜出來幾塊錢，只好無奈道：“啊，錢沒帶夠，算了，不要了。”大手一揮，腳底抹油地溜了。

到得超市外，三人笑得前仰後合，回頭看了眼燈光次第關閉的超市，笑道：“總算報了仇了。”

對不起，我可能愛不起妳了

收到周揚的資訊是在六月末，我還在為工作煩心。

拿起手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周揚”的名字，而後是一句明顯沒說完的話——我今天回老家。

周揚是我高中同學，我們關係一般，只是因為在同一所城市念大學，所以偶有聯繫，逢年過節也會給彼此送上幾聲祝福。但近兩年，不知何故，周揚突然就和我斷了聯繫。

這突如其來的信息，讓我驚訝好久。

我還沒想好怎麼回復，微信的對話方塊又跳了出來，“我在回老家的車上，可能以後都不來南京了，臨走之前，想跟你說幾句話。”

周揚為人活潑幽默，他用這麼正式的語氣找我，恐怕並非好事。

“很長時間沒和你聯繫，只是因為女朋友不喜歡我和其他女生來往，別生我氣。昨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凌晨3點，我給她發了一條消息，算是了結這段情緣。”

……

周揚發了很多條消息解釋他和女朋友的關係，語無倫次，卻字字戳心。

我見過周揚失戀的模樣，沉默了三天，然後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該怎麼辦啊？”說完，號啕大哭。

本以為他被傷過一次之後會長點記性，誰知，還是一頭紮了進去，最終，把自己折磨得遍體鱗傷。

周揚離開南京的當天晚上，穆小青就找到了我，跟我打聽周揚的情況。

“姐，你也知道我喜歡他很久了，但他一直不肯給我機會。我剛看到他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條動態，雖然表面上是感慨畢業，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分手了。”

小我一屆的穆小青，膚白貌美大長腿，父母都是成功商人，追她的人從街頭排到巷尾，可這丫頭偏偏對周揚這黑炭一見鍾情。

“周揚已經回老家了，他成功拿到老家那邊銀行的offer。”

“太棒了，等考完試，我就回去找他。”

“我勸你還是悠著點，他剛分手

，你別刺激他。”

“我怎麼是刺激他呢！我是給他溫暖。”

穆小青說完便蹦蹦跳跳地走了，連路燈下的影子都透出一股子得意。

九月初，南京下了一場大雨，天氣涼爽了些。

週末，我正在公司加班，突然有同事告訴我有个女生在前臺等我，是穆小青。

她背著一個雙肩包，齊腰的長髮被剪成齊肩短髮，常年掛在耳朵上的蘿蔔耳釘也被拿下，腳上穿著一雙運動鞋，看起來像是十六七歲的中學生。

一見到我，她就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然後像變魔術似的從書包裡拿出一盒煎餅，家鄉特產。

“我們在一起了，這是給你帶的。”

坐在星巴克靠窗的位置，穆小青開始向我炫耀她是如何追到周揚的。

整個暑假，她每天都到周揚上班的地方，一坐就是一下午，什麼也不做就看著他，等他下班就陪他吃飯，給他講笑話。

周揚不喜歡她過於張揚的裝扮，她就對著十年的長髮剪了，就連具有紀念意義的蘿蔔耳釘，她也不戴了。

等到周揚再也挑不出她的錯，他們便在一起了。

“你知道嗎，原來他分手是因為他前女友逼著他在南京買房。如果真的要愛他，為什麼一定要在南京買房，而且他爸媽年紀都大了，留在老人身邊盡孝才是對的，我支持他。”

“他女朋友也是為了以後考慮，萬一以後結婚，孩子上學受教育程度都要提前做好準備。”

穆小青猛地拍了下桌子，“姐，你說錯話了！”

我愣了愣，情不自禁地笑了出來，連忙擺手道歉：“我錯了，是‘前女友’，你才是他女朋友。”

剛剛還對我怒目而視的穆小青眼睛瞬間彎成月牙。

穆小青那天說了很多話，她已經把她和周揚的未來都考慮好了，憑她父母的能力，在我們老家那邊幫她找

份工作很容易，談兩年戀愛，然後就結婚生子。

“願你夢想成真。”

“願我夢想成真。”

月底，我請假回了趟家，順便去了趟銀行。

周揚對他的工作已經駕輕就熟，看著他在大廳裡不停穿梭，說起話來周到老練，浮現在我眼前的卻是他當初為了愛情號啕大哭的模樣。

“美女要辦什麼業務啊？”

周揚笑嘻嘻地向我走來，雖然還和兩年前一樣的口吻，聽來卻總覺得有點怪。

“和穆小青怎麼樣？”

周揚苦笑著搖了搖頭，“我工作忙，下班回去只想趕快休息，但她是夜貓子，十一二點還要纏著我打電話聊天，受不了。”

“喜歡她嗎？”

聽完我的話，周揚斜睨了我一眼，悶了一口酒，“這麼多朋友中間，最喜歡和你聊天，又狠又准。好像已經到了不能談愛的年紀，太過奢侈，只想找个合適的人，平平淡淡安安穩穩地過完一生。”

“好啊，平淡是福。”

一整天，周揚的手機一直在震，但他一次也沒看過。

穆小青的工作定了下來，和周揚工作的地點相距不到五百米。

過年回家，穆小青硬要拉著我來個“三人聚餐”。

“周揚，你你不能欺負我，我姐可看著呢，她是我最強後盾的。”

周揚淡淡地笑了笑，“先叫吃的，等吃飽喝足了，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哲學問題。”

穆小青越思想秀恩愛，周揚越不給她機會。無論穆小青說什麼做什麼，他的態度由始至終都像一杯白開水，不驚不擾。

到最後，穆小青自己也放棄了，



選的，不然趁早用了他，重新再找。”

穆小青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秀恩愛的機會，她立馬靠在周揚的肩上，“才不要，我只喜歡周揚。”

席間，穆小青一直在吐糟她的工作，領導拼命壓榨他們這群實習生，要不是離周揚近，她早辭職不幹了，為了周揚，她可以忍受世間一切所不能忍之事。臨了，她還沖我做了個鬼臉。

當穆小青興沖沖地說著這一切的時候，周揚只是默默地吃飯，他的手機依舊震個不停，但他每條必回。

第二年三月，周揚跟我通過一次電話，他和穆小青要訂婚了。

但是，他和他前女友一直有聯繫。

從去年九月到年前，他們一共見過三次面，前女友希望能回南京工作，至於房子，三十歲之前能買一套就好啦，兩個人一起打拼，還能養不起一個家啊。

他最終還是放棄了，“何必讓她又選我呢，既然我給不了她想要的，不如放她自由。穆小青蠻好的，也挺合適的。”

是蠻好的，她一直在選就你，但恐怕不合適。

這話我爛在肚子裡，沒說。

訂婚的事很重大，換作以往，穆小青早就打電話向我報喜了，但等到四月底，我也沒等來穆小青的消息。

五一，約穆小青一起坐車回家。她又把頭髮重新卷成波浪狀，耳朵上蘿蔔耳釘閃閃發光，高跟鞋自有

12cm，整個人看上去光彩耀人，眼神裡卻滿是落寞。

一路上，她都沒怎麼說話，既沒有談及周揚，也沒有談及訂婚。

當大巴即將入站，她抵了抵嘴唇，說道：“姐，我打算去上海了。”

“蠻好的，上海很漂亮，東方巴黎嘛。”

我握了握她的手，想再說些安慰的話，卻發現無話可說。

“我還是很愛他，可愛他的代價太大了。要低到塵埃裡，要放棄自己喜歡的事情，要容忍他的心裡還有別人，要孝順，要聽話……太累了！”

再見穆小青已是八月。

穆小青把她朋友圈翻給我，其中有一條私密動態，九張她和周揚的照片，還配了一段讓人哭笑不得的話。

“是酒不好喝還是手機不好玩，要是碰不到一個視我如生命，或者保我下半生衣食無憂的人，幹嘛要談戀愛！”

讀完這段話，她輕鬆地笑起來，“當我想他的時候，我就拿這段話刺激我自己。”

愛一個人的代價若是太大，大到已經超過自己能忍受的範圍，就別硬撐了，放在心裡當作一顆星看著也好。

周揚會碰見那個適合他的人，穆小青也會碰見那個視她如生命的人，只要在路上，我們總會碰見那個讓自己舒服的人。